



流惜的忙石

12366

挡不住的洪流

——猴场人民公社史

贵州省文艺编辑训练班整理

封面设计、插图：李化吉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3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字影447,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21\frac{5}{8}$ 插页11

1960年8月北京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统一书号:10020·1505 定价:(3) 2.95元

目次

卡塞的怒吼.....	韦昌祿、王老二等八人口述 曾健刚、青树华等六人整理	(1)
血和仇.....	班老奶口述 未 周整理	(40)
草鞋钱.....	韦昌祿口述 刘昌藩整理	(47)
河洛田.....	王石宝口述 刘昌藩整理	(51)
不屈的麻山.....	熊亮臣、楊绍海等口述 張錦山、黃冠群等三人整理	(62)
小“王朝”的末日.....	王义斋、宋树功等十人口述 貴州省文艺編輯訓練班整理	(185)
山上山下.....	莫老桥口述 青树华整理	(258)
“一窝蜂”落网.....	韦昌祿口述 青树华、周鐵国整理	(275)
“赶山轿子”翻身.....	龙倪氏口述 曾宪坤、吴国华等四人整理	(284)
草苗爭长.....	李和清口述 胡修唐、陈发武整理	(297)
科技到苗家.....	韦小平口述 董家齐、雷似烟等三人整理	(313)
震房里的欢笑.....	彭洪昌口述 陈发伍、刘长富整理	(324)
激流.....	伍平安口述 張宝书、罗紹清整理	(334)

風浪	狄順清口述 李元明、向世美整理	(351)
耕牛入社的風波	岑銀宝口述 乐祖培、龙 林等三人整理	(380)
送儿	韦昌祿口述 青树华、周鎮国整理	(390)
“万能人”入社	王由昌口述 王有倫、青树华整理	(395)
老魔公改行	謝順英口述 駱科明整理	(406)
回头	苟远菊口述 周鎮国、史展猷整理	(418)
一場大辯論	罗成福口述 火供組整理	(432)
药师和魔公	柏昌和口述 孙敏善、孙登明等三人整理	(452)
老接生員	罗滿妹口述 姜吉德整理	(463)
山村教师	魏順忠口述 張启江、楊紹儒等四人整理	(472)
协作曲	吳玉德口述 張宝书、刘文鈺整理	(483)
亲人	郑志华口述 董家齐等整理	(496)
紅旗儿女	曾品正、王毛虫等六人口述 曾健剛、饒天錦等五人整理	(509)
深山炉火紅	曾美銀口述 張启江整理	(528)
姑嫂之間	狄小蓮口述 李元明整理	(538)
鸡	王老曼口述 姜吉德整理	(546)
炉火紅心	罗小三口述 張錦山、楊再云等三人整理	(551)
花开并蒂	王細妹口述 卡塞組整理	(569)

在电站工地上	楊紹成口述 王有倫、黃冠群整理	(576)
學文化的故事	有何妹口述 劉長富整理	(595)
韋媽媽	謝心平口述 胡修唐、張膺任等三人整理	(602)
食堂前面紅旗飄	羅玉珍口述 張子壽、陳澤元整理	(613)
公社的牛	張小滿口述 楊大德整理	(630)
家	張奶奶口述 陳法武、曾健剛整理	(639)
八十年風風雨雨	王天成口述 姜吉德整理	(663)

“猴場人民公社史”的編寫經過……貴州省文藝編輯訓練班 (678)

卡塞的怒吼

韦昌祿、王老二、王天成、韦老二、王雨珍、

王老肿、王老任、王老晏(苗族)等口述

曾健刚、青树华、刘昌藩、周镇国、陈澤元、姜吉德整理

苗族人民聚居的四大寨，方圆有一百来里。四大寨这个名字，是猛冲、猛林、晒瓦和卡塞四个寨子的总称。其中每个大寨，又是由好几个小寨子组成的，大地名下各有小地名。除此以外，也还有一些相属不相连的小寨子，就象大母鸡所带的小鸡一样，散散落落的。

这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是高山陡坡，悬崖绝壁。苗族人民就按着他们住家的习惯，把住屋修在那些尖坡陡岩上，修在那太阳一出来就照着的地方。

这故事发生在卡塞地方。

卡塞在四大寨区域的西南面，组成它的有四个小寨子：高寨、中寨、下寨和卡多。这四个寨子分布在两座大山上。前三个寨子占着一座山，那是座巍然险峻的大山脊背；寨名就是根据地势高下来取的，三个寨子紧紧相连，寨与寨相距不过半里。但是，即使在地势最低的下寨，离坡脚也还有一千多公

尺。站在下寨寨口放眼一看，万峰起伏，犹如波逐浪涌一般，从脚底直到天边边上。卡多有二十多户人家，又在另一座大山上，与中寨遥遥相望。两山之间，尽是乱石陡坡。一道小溪流过山脚，弯弯曲曲，顺着山沟槽子，流入了寨子西面的三角河。两山相距不过一里，喊都喊得答应。走起来却麻烦：从下寨到卡多，须得沿着一条曲折的茅坡小路，转一个大弯，下到山脚槽子，越过小溪，再往上爬；转弯绕拐拉长了十来里，快也得走上个把钟头。两座大山背后，尽是陡如刀截的断岩峭壁，岩鹰飞不到，山羊也不敢经过这里。卡多左边，有一条小路通布崩、九岭寨。由下寨向西走，翻过几匹山，就是猛林。从猛林再往前走，就到“土皇帝”小罗山的狗场屯上了。

小罗山本名罗发祥。不管你背后如何叫他，如果当面用汉语称呼，就非叫他“么老爷”不行。要你喊他一声“么老爷”，实在是他“谦虚”。由于他划地遮天，独霸一方，外地的人，竟有把他当作“苗王”的。四大寨原是在另一个“土皇帝”大罗山的手里，一九二五年，就是当地人所說的“牛的年”，他用武力打垮了大罗山，夺得了统治权。大罗山已经是够残暴的了，他可比大罗山超过若干倍。就比起清王朝，比起贵州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小罗山都有过之无不及。无怪当地人民过去有句俗話：“不怕客家官，就怕小罗山；不怕蔣介石，就怕么老爷！”短短二十多年，当地苗族人民，死在这位“王爷”手里的不計其数。单是那个吃人的“龙洞”，就吞下了两百多条性命；洞底白骨山积，洞边的黄土，已被历年血污浸成了黑色。

“龙洞”是小罗山杀人的一个特种刑場。洞在他家屋后，

深不知底。他家常押有不知“犯”了他什么“法”的“囚犯”，只要他說声“拿去喂我的龙洞”，就会被砍死或活生生丢入那里面。这刑場有时也当作刑具使用。为了逼錢，他常把人綁起吊入洞口，越放越深，答应給錢时扯起来，不答应就一刀割断索子，真要你的命。

除了这龙洞外，所有皮鞭、枷鎖、牢房等等整治老百姓的刑具，他是应有所有的。他的話就是“法律”，話无定准，今天可以說“哭”是“犯”他的“法”，明天又可以反过來說，“笑”才是犯了他的“法”。曾經有人为放一个屁，被他罰了六十块小洋^⑤。他自派捐款，自养兵丁，如果他要出外搶劫女人或同別的“土皇帝”打仗，还要逼着所有的人都去給他卖命。他遍种鴉片，四处建仓积粮；他設起小小的兵工厂，專門造枪造彈；总之，他有一切为着巩固他这“小天下”的設施。

就靠着地势險恶和他这些統治設施，那些年代，連貴州軍閥和国民党的所謂正規部队，也不在他小罗山的眼下，几次派兵打他，都被他撵出来了。大魔头、小魔头，同是魔头，既然吃不下，就干脆联在一起。从此，反动政府就捧他为“紳士”，把“保董”、“乡长”之类的官銜送他，还准他“世襲”。每个新上任的县老爷，总得先到四大寨拜望一下。連那些从外国来这里傳教的长胡子神父，都要先到他家，吹捧吹捧，說天主最爱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可是，說来好笑，尽管小罗山括尽四大寨的民脂民膏，他自己却吃飯不长肉，狭长臉，尖下巴，一对小眼睛，活象个猴

^⑤ 小洋：一种云南造的銀币，每个定价五角，又叫云南半统。

子，尽管他比老虎还要凶恶，他的胆子却又和老鼠差不多。他经常怕人“暗算”，不敢轻易出门，活了几十岁，连紫云县城都没去过。他把房子修在一座孤孤狼独的山顶上，还砌起石墙围了又围。其实这也不怪他，他深深知道，四大寨人民并不甘心任他宰割；小小卡塞寨，就能和海对抗三年，使他和所有的残暴统治者一样，不怕别人就怕“自家的老百姓”。

卡塞寨农民反抗小罗山的事，开始在“羊的年”，就是一九三一年。

还在“马的年”（一九三〇年）的农历七月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农历七月十五，按照苗家习惯，要杀牛砍马过“小年”，祭奠祖先。没有牛马的人家，也得想方设法割几斤肉。这年的七月十五到了。卡多寨上有个王老杨，杀了一条残废牛，在卡多寨上卖，按照一般市价，一块钱卖八斤。不料，小罗山这天也派人到中寨来杀了一条牛，一块钱只卖四斤。这样，当然没有人买他的，直到天黑还没卖完。王老杨事先并不知道小罗山要来提价卖牛肉的事。等他知道，时间已晚了，既不能停止不卖，也不能提到小罗山要的那个价钱。好在肉已不多，只好按原价卖完了事。

第二天，快吃早饭的时候，小罗山的亲信爪牙班九华领着几个兵来了。王老杨心里一跳，赶紧陪着笑上前招呼，并且叫他老婆立即打酒办菜，请他们吃饭。班九华等人毫不客气，坐下便吃。等到吃得酒醉肉饱之后，班九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站起来说道：“喂！王老杨，么老爷昨天丢了条水牛，派我们来寻查！你胆子倒大，把牛偷来杀了，还把牛皮晾在你屋后面！”

請你到屯上走一趟吧！”

一見到他們來，王老楊就料定要出事；不過，却想不到小羅山會拿這個“罪名”來栽他。他又氣又急，可仍然不露聲色地說：“好吧，老兄！常言道，‘打失一物，連累千家’。我這條牛倒本來是從火烘寨子牽回來的。既然么老爺丟了牛，疑心我，我一定去當面說明白。不過，大家都沒吃飯，多少吃點再走吧！”說後，他就進屋去添了幾碗飯出來，叫大家一起吃。幾個家伙正吃得起勁，王老楊假借添飯的機會，一溜就鑽出後門跑了。等到班九華察覺時，追趕已來不及。

這一下，可惹火了这个狗腿。他一聲命令，幾個匪兵四出動手，趕走了卡多寨的五十多條黃牛，搶走了衣物、火槍、噴嚏等不少東西，還押走了三個人。

王老楊跑出去以後，茅草坡里睡，山洞子里藏，十三天沒敢歸屋，只靠摘點野菜野果混肚皮。這天夜里，他實在餓慌了，便悄悄跑回來。來到家門口，剛要喊門，突然一只手從後面抓住了他——班九華正帶着幾個匪兵埋伏在這裡。王老楊的老婆聽見响動，開門一看，他丈夫已被五花大綁扎起來了。她扑上前去，被班九華劈胸一脚踢翻在地上。等她醒來，丈夫已被人拉走了。

過了幾天，渾身是血的王老楊，被吊在狗場路邊一棵大樹上，只剩下一口氣了。小羅山命令所有趕場的人都來看這“偷牛賊”。好心腸的人不忍心去看，走路都繞過那里。

又過了兩天，小羅山把王老楊拖到龍洞口，用鋼刀剝了頭，丟進了龍洞。王老楊死也沒有承認自己是“賊”。

這事激得卡多寨人人眼紅。王老楊的老婆，守着族中一

位哥子王老怀哭得死去活来。王老怀气得脸色发青，眼睛发直，可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二

卡多寨上的王老怀，是个结实精壮的汉子。他背闊腰直，額寬臉大，一双手有百十斤气力，在哪里一站，就象一座石塔模样。他在这寨上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尊敬。尊敬他，并不是因为他身材魁梧，会做庄稼；而是因为他心地亮堂，又厚道，又公正。在寨上，人们有什么难事，总跑来找他。不管大事小事，姓张姓李，有钱帮钱财，无钱帮气力，他总当作自家的事一样干。他没读过书，说起话来却有条有理，句句落实。不管人们有什么扯不清的纠纷，只要他说几句，即使最不讲理的横人也无法再扯，“王老怀都那么讲，那还有啥？”不管嚷到哪里都没人再听。他作事就像“钉钉钉铁板”那样，事前并不轻举妄动，一经认定要办，就崩山塌石也阻止不了他，再吃多大的亏也不后悔。他虽说那时才四十出点年纪，一言一劲，可比一般寨老^①还有力量。

王老怀被杀的事，几乎叫他脑壳炸做八块。可这有什么办法呢？堂弟媳守着他哭，他只好咬着牙安慰她：“等着吧，好好把娃崽拉大！总有一天，我们要跟老杨报仇！”话是这么说，他却并没信心，他无法相信自己这一伙子人会把小罗山拔掉一根毛。

① 寨老：苗族寨子上的头人，此，一般都是年龄较大的老人。

他安頓了那孤儿寡妇的生活，又找寨上的老年人們来商量善后。結果还派人去向小罗山求了一趟情，承认抽几条牛“賠他”，才要回了被那班九华夺去的一大部分耕牛。至于一般零碎家什，那就只好自认倒楣了。

“羊的年”到了，这年輪着王老怀当甲长^①。这个差使可苦坏了他，一要磨脚跑路；二要經常給这家那家垫点錢繳款，弄得他生活一天天窘迫。小罗山的捐款，却又越要越多，越来越密，說不清的名目花样；再加上韦文科那个煞神爷的加倍勒索，逼得人們簡直緩不过气。

韦文科是小罗山的亲信爪牙，家住在中寨地方；小罗山派他做保长，专门在这卡塞大寨派捐逼款。这个个子又高又大的家伙，滿臉橫肉，一身牛勁，耍起他那手双刀来，七八个人都靠不攏他。他有两个儿子，个个凶神恶煞。特别是他那个大儿子韦老宋，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韦老宋长的比他爹还高一头，無論到哪家都要弯腰勾头才进得門去。他有两件不离身的法宝，一支枪、一副紙牌，成天不是玩牌鬧場合，就是拿枪做坏事。除了小罗山的势力而外，韦文科还仗着他有这样的“好儿子”，更是无恶不作。

三月里的一天，班九华又带着几个人到韦文科家来了。听了韦文科的两句悄悄話，班九华一伙子就赶到卡多寨王老怀家来。王老怀这天不在家。这群狗腿子問上一声，說他故意躲避，把他的儿子王老頑抓起就走。剛一进門，韦文科就指着王老頑的鼻子吼道：“赶快把欠款交来！”

① 这地方当甲长是苦差，沒有人愿干，便采用輪流当的办派。

王老頭翻着眼說：“你因啥？二角五分錢嘛，多的我家爹都墊了。他今天不在家……。”

“二角五哇？哼！”韦文科一声冷笑，接着就數落起來。“你曉不曉得呀，因為這樣多寨子，就教你們卡多難啊！一次兩次三次，總是流湯滴水，弟兄伙草鞋都懶得跑幾丁多少双！現在不待你那二角五不二角五，連兄弟伙的洋烟伙食加開款，四十元錢，馬上交清！”

王老頭和老爹一個樣，是個最聽不得歪歪理的人；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性子躁，沒有老爹那樣穩。听得韦文科那番話，他不禁棱起眉毛來：“你說好多就是好多，怕你不要！”

韦文科气得臉紅頸紅。他跌腳大喊道：“這是么老爺的命令，你敢抗拗？給我捆吊起來。”這一說，幾個狗腿和他的大小兒子，立即搶步上前，真的把王老頭捆綁起來了。韦文科挽起袖子，順手摸了一根酒杯大的柴棍，照着王老頭劈來。喀嚓喀嚓一陣聲響，棍子一節節地斷下來，遠近橫飛。王老頭的衣服被棍子扯得稀爛，眉头上划破一條口，鮮血流过眼角、臉龐，一滴一滴往下掉。可是，他咬着牙一聲不吭，也沒一滴眼淚。

“你拿不拿？”打了一陣之後，韦文科又这么問一句。問不出結果，他又打。

突然，王老頭眼珠一亮：“好了，給你吧！我家四十塊錢還有，回去給我爹說，明天晚上給你送來！”

韦文科棍子一丟：“不給你点味道尝尝，你不曉得我韦保長的厉害！去吧，明天不拿，不怕你爹恩制會上天！”

回到家里的王老頭，看到父親還沒回家，他也等不得第二天，就在这天夜里又回到韦文科家去了。不過，他并沒帶錢，

却帶的是人。這夜，寨上王老祿、王老福們十幾個青年，還有一些布崩、九嶺寨來的親戚朋友，一共幾十個人，拿着火槍、馬刀、矛子、木棍等等武器，隨着王老福悄悄摸進中寨，把韋文科的房子一圈兒圍了起來。

王老祿是個膽量十足、愛管不平事的青年。這時他把火槍尖子一挑，迎頭沖進大門里，大喊道：“韋保長，送錢來啦！那二角五錢錢本是我老祿欠的！如今你要四十塊，就給四十塊，快來拿吧！”

屋子裡靜靜的沒人應聲。

這時，王老福帶着幾個人跟進了屋子。只見王老祿從側屋裡拉出韋文科的老婆和一個五六歲的娃兒來。王老福上前問道：“你家男人呢？”“他……他……才出……不久。”“你那些兒子呢？”“和和和……和班九華們上那里去了。”這婆娘吓得說話打疙瘩，渾身象篩糠樣。

大家又四處找尋了一遍，沒有什麼。王老福摸着自己身上的傷，一時性起，乒乒乓乓，一口氣將韋文科家的鍋兒頂罐打個稀爛。此後，大家就帶着韋文科的老婆和孫子，回到卡多寨來。

原來，這天晚上，韋文科去到後坡拉屎，剛爬上山，就見一群人圍了他家屋子。他吓得提起褲子就連夜趕到他的么老爺家報警去了。後來，他對人說：“那晚，幸得我的命大！退一步就沒命了！”

這天，王老福懷有事到一個遠處的親戚家去了。他深夜回家的时候，王老福們也回來了，屋裡屋外坐滿了寨子上的人。聽了這事原委，他足足坐在凳子上歇了頓把飯時候，才一拍

大腿对着众人说：“好吧，我們不要象老楊那样等着进龙洞，就死也要拼个值得。”

接着，他就往下細讲，說这回是把小罗山惹翻了，就这样松松散散，馬里馬虎，可是不行。唯一的出路，只有扭成一条心和他干。

“干！”王老祿在桌子上一拳，震得灯光閃跳了几寸高。很多的人同声响应。

王老怀点头說：“干，那就要有干的办法，我們大家商量一下子吧！”

商量結果，最急要的就是修理寨墙。好在夜里有点月亮，登时全寨老小都动起来了，砍的砍树枝，割的割刺芭，抬的抬石头；負責筑补的专门筑补，到第二天下午，四周寨墙已补好了；墙外还圍上了一层厚厚的刺芭；每个寨門脚，都堆上了几大堆石头瓦块。此外就是集中分配刀枪棍棒；并在每个朝門和高坡上輪流放哨，严密防守。

果然，过了一天的中午，韦文科父子和班九华就带着百多人来了。他們圍住寨子，口口声声要把王老怀、王老祿們一家一家的斬尽杀絕。当前的朝門口上，王老祿提着一把亮晃晃的馬刀答話說：“韦文科，我爹教訓我，‘冤有头，債有主’；本来該捉你的老婆、孙子来出气。不过你这家伙动輒就要杀人全家。那好，我也只好不同疯狗讲理了。你敢走进一步，敢放一枪，我就杀了你的老婆、孙子，再去向我爹认错！”說着，当的一声，他手里的馬刀击在門边石礎上，翻起一道耀眼的寒光。

韦文科一下子吓成了哑巴。不一会，他就領着人馬夹起尾巴回去了。

又过了几天，韦文科派人帶了三十块錢来向王老怀求情賠罪。說以前是他錯了，說今后再不敢欺負卡多的人，再不敢进卡多一步了，說送上三十块“費心錢”，“务請收下”；总之，求个寬怀大量，希望放掉他的老婆和孙子。

要按王老怀和一些年青人的意見，最好是扣着那两老小来“保險”；一些好心腸的老人們，却又主張“冤家宜解不宜結”。王老怀呢，他本来就认为不該抓那与事无关的家里人，这一来，当然是一定要放了。至于說是这样就解了韦文科的“冤”，他却认为那是看錯了人：“别人嘛差不多，他韦文科哇，只要人一回去，会干得更凶更狠！不过，管他怎样，不該做的事我們还是不做！”說后他就把韦文科的老婆叫来吩咐說：“你們回去吧！你家送来的三十块錢我不收，你們帶回去！請你給你家韦文科說，他如果要打卡多，就請他来吧，我們等着他的哩！”

把人放走以后，王老怀又重新布置了防御，并一再告誡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能大意。

三

果然不出王老怀所料，七八天后就来了一场猛烈的战斗。

这天夜里，王老怀在西边寨門放哨。一連几天的平安无事，使他不免有些松懈，夜一深就打起瞌睡来了。突然，耳边有脚步声响。他一惊醒来，只見几条黑影已隨到寨牆脚下。他立即瞄着黑影轰地放了一枪，拉开喉咙就喊：“大家快起来哟，小罗山的兵来了！”

一刹时，人喊馬嘶，鸡啼狗咬，寨內寨外都砰砰碰碰打起